

河埠头畔的老外公

□南小西

外公如果还在，早已年满百岁。

他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离开的，距今刚好20年。我鲜少梦见他，因为小时候和他相处的时间寥寥可数。直到上个月他忽然出现在我梦里，使我猛然回忆起那些与他有关的往事。

外公家在河埠头边，他的水性极好，80岁时依然下河摸螺蛳。一天傍晚，我骑车从舅舅家返回，路过河埠头，远远看到河中露出一张老人脸，定睛一看，竟是外公。夕阳西下，落日的余晖映在他黝黑的脸上，他的脖子以下都没在水里，脑袋灵活地四处转动，湖水在他双手的撩拨下荡起层层涟漪，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外公摸螺蛳。回家后，我问母亲：“外公介大年纪了，还能游泳？”她告诉我，外公是在摸螺蛳。我恍然大悟。外公晚年居住在舅舅家，为了不给予子女们添麻烦，他都是自己开伙做饭，摸来的螺蛳就是他一个人的盛宴！

外公喜欢看戏文，每次我家附近的庙里有戏文上演，母亲都会请老父亲前来。戏文场也是我们那个时代小朋友们的乐园——门口各种零食“勾引”着小馋猫们。外公常常坐在场地的一侧，低着头半闭着眼睛，似看非看，似听非听。我知道外公在那里看戏，就会屁颠儿屁颠儿地小跑到他身边坐下。我板凳还没坐热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几元零钱放到我手上，我受宠若惊地接过来，盘算着这些钱能买几个虾饼，然后飞也似的跑开。

那时的我天真无邪，口无遮拦，每次外公来我家，我都要说几句不怎么中听的：“外公咋不去附近的亲戚家住，就只来我家呢，我们又得给他准备好酒呢！”而我，是在长大以后才明白，我们舟山老人常说的一句话“小来外婆家，中来丈母家，老来囡窝里”的深刻含义。

我的母亲，是外公的小女儿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嫁到村外的。与其说外公是来看戏的，我更相信他是来看孩子的。如今当我再回忆这些往事时，方忆起每一次他的到来仿佛都是出于某个看似合理的理由：替我们照看新建的房子，来庙里看戏等等。是不是当一个人垂垂老矣，连他对亲情的渴望也要变得小心翼翼，深怕被孩子们指责。

外公一生耳聪目明，85岁时还能自如地和中年人一起打麻将，思维与手速可以和年轻人相媲美。我们都以为外公一定能挺过九十大寿，很不幸，他因为摔了一跤

而卧床。卧床的那一年里，我时常跟着父母去看望他，每次到他那里报个到，简单问候几句，更多时候我们都待在附近的阿姨或舅舅家。好几次，我们去看他，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他都会说一句：“你们不能走，得陪着，我今天肯定会离开。”外公歪着头又满怀期待。看着意识清醒的他，我们总是笑笑。

如今遥想外公当时说这些话的心境，何尝不是和来我们家时一样，那是孤单的灵魂对亲情的极度渴望，渴望岁月长留，儿女孙辈常伴左右；渴望儿女们的倾听，听他说很多很多话；渴望得到儿女们的关注和认同……

我真后悔，那时年纪小不懂事，没有坐下来陪他唠唠嗑。

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母亲正在厨房准备晚饭，听到我的哭声，她惊讶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她以为是我的体检结果不理想。

我抹了几下眼泪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但还是回应了母亲的疑惑：“如果外公还在，我就可以给他钱，让他过得更好点。”

母亲猜到我一定想起了以前看戏时外公给我零花钱的事情。当晚辈们如今都过上了富庶的日子，而那些勤苦一生、拉扯儿孙们长大的家长却没有一天品尝过付出的回甘，栉风沐雨，他们在人生中跋涉不停，在泥泞的路上，留下一步一个艰难脚印，佝偻的背影逐渐消失在时光的隧道里。

外公走的时候，我不在舟山，没有去送他，当年未曾觉得有多遗憾。如潮水般袭来的难过，是在某一个熟睡的夜里，外公悄然入梦，梦醒后，那些与他有关的往事浮现在我心头，一度使我无法安眠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打开尘封已久的相簿，翻看外公留在我家的唯一一张照片，那是年近80岁的他，站在普济寺的永寿桥上。我多希望，他走过那座桥，能活到九十九。

人们习惯用“假如”来安慰自己，它无疑是一种后悔药。可是，成年人都知道这世上没有后悔药，我们能够全力以赴的不是已成过往的昨天，也不是尚未到来的明天，只有当下真真切切地影响明天并决定未来的你，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着。

我和母亲经常会路过曾经的“外公家”。当年的河埠头如今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开发中的新楼盘。每当我经过那个区域，总会跟母亲反复提起十几岁那年的黄昏，夕阳下，一个耄耋老人在河里摸螺蛳……

公公的菜园子

□彭红



几场春雨过后，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大地，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花草树木，争先恐后地发出了新芽，露出可爱的笑脸。

公公在他的菜园子里弯着腰采着白菜蕪、青菜蕪，看着地里一株株嫩绿的菜蕪像箭一样指向天空，公公满心满眼都是喜悦，脸上的皱纹像春天的水波一样向两旁荡漾开去。

菜园子里正散发着春天的气息：东面一垄芹菜长势正好，翠绿的叶子散发着芹菜特有的香味，紧挨芹菜是一垄大蒜，也正绿油油地对着阳光微笑，这两种蔬菜从冬天到春天不但没有被冻坏，反而长得更茂盛了。大蒜旁边是一垄小白菜，已经长得嫩嫩绿绿，可以采摘了；西面一垄小青菜、一垄白菜和一垄芥菜，它们从冬天跨入春天后，叶子虽变老了，菜心却长出了嫩嫩的菜蕪，这些可是初春时节全家老小都非常爱吃的蔬菜；南面是一排橘子树，叶子一年四季都长青着；北面一垄香菜和一垄小葱也是从冬天到春天一直都嫩绿着，还有一垄卷心菜和莴笋。

不一会儿，公公就采满了一大篮菜蕪，他把嫩嫩的菜蕪分成四等份，然后一家一家地给儿子们送去，他要把春天最鲜嫩的蔬菜给儿子儿媳孙子们品尝。

公公已经87岁高龄了，我

们早就多次劝他不要种菜了，好好休息保养身体，但他总是不听，每天不去地里干点活就浑身不舒服。去年初，他做了小肠气手术后，我们再次劝他以后不要去地里干活了，好好过几年清闲的日子，他当时满口答应，但身体一恢复，马上又去地里种菜了。他说一闲下来就浑身难受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每天就等三餐饭吃，这样的生活没意思。

我们也只好由着他，叫他少种点，不要种太多，只种河边一块，方便浇水，离河远点的就不要种了，怕他挑水累着。他嘴上答应，但后来还是把一整块地种满了各种蔬菜：春天有韭菜、小白菜、卷心菜、芹菜、莴笋、菜蕪等；夏天有黄瓜、茄子、空心菜、西红柿、青椒等等；秋天有秋葵、带豆、四季豆、小青菜、丝瓜等；冬天有萝卜、土豆、冬瓜、南瓜、大白菜、生菜、花菜等等。他每天在地里锄草、挖地、育苗、栽种、浇水、采摘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在他的辛勤劳作下，菜园子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幻出不同的时鲜蔬菜，四季缤纷、五彩斑斓、清香四溢。

公公的菜园子成了我们一家子免费蔬菜供应站。我们闲暇之余会去他的菜园里采摘些新鲜的蔬菜，感受一下采摘的喜悦，也亲近一下大自然，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公公采摘好给我们送来。很多时候，头一天送来的还没来得及吃，第二天又送来了，我们吃不完，就拿去送朋友、送邻居。

想想我们能吃上本岛土生土长的蔬菜，并且基本不打农药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福气？



市区天气：今天多云到阴，下午转阴局部阵雨或雷雨。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。今天早晨、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。今天气温：20~27℃。明天气温：19~26℃。市区风力：今天偏南风5~6级。明天北到东北风5~6级，明天中午起5~6级阵风7级。今天蓝天指数为：四级，有可能出现蓝天。今天紫外线指数为：二级，可以适当采取防护措施。

舟山市气象台2024年5月25日18时发布

请您关注天气预报